

编者絮语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，一件物也有一件物的命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时不时会看到一些老物件，老家那压出来凉爽甘甜的压井，老一辈人抽早烟时装烟叶用的烟匣子，带风箱的老式灶台，粮囤圆子、针线框、簸箕、格褙、顶针……很多老物件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，都是一段家族的历史记忆，凝固了亲情的历史，厚重得让人不能释手。老物件，不仅仅是一件物品，它还承载着老一辈人的情感记忆，传递着长辈的谆谆教诲，蕴涵着支撑我们走完漫漫长路的精神智慧。本期，编者特意从众多来稿中选登几篇与老物件、旧时光有关的文章，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……

流金岁月

扁担

■郭纪山

我家有一根扁担，桑木的，被汗渍得油光发亮，很有些年月了。听父亲说，早年间爷爷担货郎挑儿游乡用的就是这根扁担。现在，这根扁担像一个垂垂老者，默然倚靠在角落，见证着时光的变迁。

过去，农村没有什么运输工具，就是一辆小推车（俗称“土牛儿”），也是很罕见的。所以，贩运货物多靠人担挑挑挑。挑东西的工具就是扁担，六尺有余，多用桑木。槐木虽结实耐用，但绵软不足，路程远了“砸肩”；枸木虽轻，但绵软有余，挑的东西重了易弯易断，唯桑木是做扁担的上好木料。扁担的形状很像身子扁平的鲫鱼，中间宽且厚，两边窄扁，两头狭小。据老辈人讲，做一条精致的扁担是很费工时的。先将一截下好墨线的圆木捆绑在树上，用大锯锯成毛板，再用绳子把木板绑紧，以文火慢慢烘烤一个对时，目的是防止木料变形。然后用刨子刨光，再用烂瓷碗片细细打磨、上土蜡，这才算大功告成。

由于扁担的用量大，很早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带好多村庄的庄户人家就以刮扁担为生。村庄也就因此得名并沿用至今，如扁担赵、扁担徐、扁担黄等。我们村就出过好几个担挑子的好手。有一个叫费贵财的汉子，膀大腰圆，生就一双好脚板，一挑子能挑一二百斤，人送外号“气死牛”。农闲时挑粮挑花挑盐，来往于河上街与乡下集市之间，早上五更鼓儿上路，下午五六点钟返回。一路上，饿了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，遇着有卖茶

针线筐

■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

记得九岁那年，母亲和奶奶曾因为一个针线筐而发生争执。这个针线筐编得很精致，是用紫红色的桐油漆涂抹过的。尽管百十年了，针线筐还能发出紫红色透明的亮光。据奶奶说，针线筐是她婆婆的陪嫁之物，所以她也把它当宝贝放着。

奶奶的针线筐里存放着各种缝补用的碎布头、七色金线、大针等，平时想做点缝缝补补的细活，基本上都能找到需要的东西。而母亲的针线筐则很简单，就是一个荆篮里装了碎布头、剪刀、顶针、粗棉线之类的物品，平时缺什么，她要么给奶奶说借话借用，要么就向大伯母借。

别看奶奶的针线筐满当当的，可她从来没有将心思放在我们身上过，更不用说用筐里的针头线脑为我们缝补衣物了。她重男轻女，从来不在乎我们姐妹几个的吃穿。那一天，奶奶去姑姑家串亲戚，母亲刚好抽出半天时间来给奶奶做针线活。谁知，一向总在姑姑家吃中午饭的奶奶，偏偏这天没吃，回到家时，正看见母亲怀

诗风词韵

■特约撰稿人 李季

来自老家的窗前
早已无昔日的青翠
笛身里，藏着故乡的一缕风，两钱霜，三滴雨，四片雪
藏着桃花红，杏花白
以及故土的芬芳
笛音里，飞着几只麻雀
卧着一条大黄狗
跑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
云聚云散，一群孩子

水的

的地方灌上一大气，没有茶水任渴着也不喝凉水，说是喝了凉水腿发软。担挑子不但要有一身好力气、一双好脚板，还得会使巧劲：一是步幅要小，二是步履要随着扁担的俯仰迈跨；一只胳膊扶扁担，一只胳膊蜷曲随步点向后有节奏地甩摆，呼呼生风，很矫健的样子。乍一看，好像不是在担挑子，而是在舞蹈。

村里还有一个叫费铁头的汉子，与人合伙开了个炕房，孵化鸡苗儿。三月里，鸡苗儿育成，费铁头便挑起装满鸡苗儿的大筐穿乡串户叫卖“卖鸡娃啦”，嗓门儿奇高，能传二里远。费铁头挑筐的是一种像一张弓似的大翘扁担，扁担的两端安有铁钩儿，便于给系绳索，不致脱落。据说，挑这种扁担，没有几年的工夫根本挑不成。费铁头卖鸡娃儿多年，练出了功夫，出了村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，迈着碎步，扁担随着步幅上下忽闪，“咯吱咯吱”地响个不停，小旋风似的，常常引起过往行人驻足观看。

这情景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间能经常看到。用扁担挑东西，常常离不了两件物件，特别是远途：一个是“点棍”，再一个就是“垫肩”。点棍，盪握粗短，四尺来长，多用于防身，有时也用于支垫扁担；垫肩，用几层厚布缝纳而成，围系在肩膀上，很像过去小孩子的围嘴，一来防止磨烂上衣肩膀处，二来减缓扁担的重压。

扁担，在担担挑挑的年代，庄户人家都是少不了的，修堤培土、挖塘拾泥、挑庄稼担柴火、打发闺女抬嫁妆，哪一样活计都离不开了。扁担，同其他旧农具、老物件一样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都将化作烟云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，成为一段历史、一个时代的符号和记忆。看到它们，我仿佛看到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，为生存、为生活而奔忙、而劳碌的身影……

里放着她的针线筐。她先是一顿责骂，然后把一把夺过针线筐放进箱子，再不许母亲用。

几年后，奶奶去世了，这个针线筐就成了母亲的宝贝，它一直陪伴在母亲的左右。不论白天黑夜，只要得空儿，母亲就守在针线筐前，为我们缝缝补补，随季节赶制衣服。小时候，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母亲总拿出一拐白棉线搭在我的手腕上，让我将其对称拉直，她则把这些棉线一圈一圈缠绕在线轴上，再把这些棉线合成三股线、六股线。将六股线捻成细绳子后，专门用来纳鞋底，我们姐妹们的千层底，都是母亲用针穿上这些细绳子一针针做出来的。

自从真正拥有这个针线筐后，母亲从村里的婶子大娘那里学会了裁剪衣服，学会了做虎头靴、虎头帽，后来又学会了盘纽扣。她盘的纽扣不大不小、不紧不松，看着很精致。姐姐们出嫁时，母亲就把奶奶存放的七彩金线拿出来给姐姐们绣枕头，姐姐们也学着绣手绢、往嫁衣上绣一些花草虫鱼等。

这个使用了百十年的针线筐，至今看上去还很精致。直到我娘家的房子被县文化馆征收后，一位收老物件的中年人一眼看中了这个针线筐，说这是老物件，很值得收藏。这样也好，针线筐至少有了一个好归宿。

竹笛（外一首）

长成大人，涉水而去
河流的转弯处
野花开落，多少人
默默老去，悄然消失
我的老家叫东竹园
唯一的乐器是竹笛
笛膜吹破，谁坐在一把竹椅上，黯然泪下
鸡栖于树，日之夕矣
一头耕牛拉着犁，从我的心头犁出一只南飞的大雁，从竹笛翩然飞出



岁月凝香

旧

■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

旧，说起这个字，记忆的鱼便活了，凝滞的水便流动了。

旧，带着些古意。旧书，旧物件，一个花纹磨平了的银手鐲，一盏磕破了边角的老旧手，一把把手包了浆的老藤椅。

旧是一朵朴素的花，它淡雅、安然，就那么静静地待在那里，诉说着曾经的地老天荒。它不耀眼，不露锋芒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就好像历经沧桑的老人，每一条皱纹里都写满了故事，他偏偏不急于或者说不屑去表达，就那么波澜不惊，沉默地坐在那里，浑身上下却充满了让人难以忽略的光芒，那是岁月赋予他的淡定与从容。

旧是一杯平淡的茶水，一碗平常的粥饭。鲜衣怒马的时候是没有功夫忆旧的，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喝最烈的酒，折最艳的花，唱最浓的曲，骑最猛的马。那个时候，要的是花团锦簇，要的是新人的娇啼婉转，要的是活色生香和有滋有味。

旧恰似一个故人，新是乍见欢，那份逼人的光彩不说话了就已经夺了人的三魂六魄，叫人挣脱不得；旧是久处不厌，是妥帖，是小意温存，就好像一个老友，他知道你所有的好，更知道你所有的坏。他曾跟着你金戈铁马，也曾看着你放马南山，昔日龌龊不足夸；他知道你心里的每一道伤痕，更知道你曾经的过往，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潦倒。举杯对坐，只是一个眼神、一个拥抱，你便会褪却所有浮躁，卸下所有坚强伪装，安静下来，湿了眼眶，甚至痛哭流涕。

旧是一个老式女子，扬着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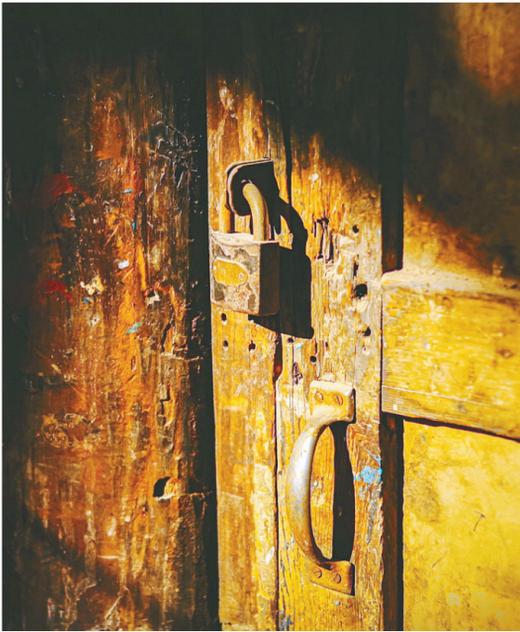
袖，涂着蔻丹，唧唧呀呀地兀自吟唱着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物欲横流，外面早已桑田沧海，你早已忘却了过去，可她却固执地守着承诺，守着曾经的海誓山盟，按部就班地过着旧日子。流水汤汤，岁月如流。等你倦了、累了，一回首才发现她就在原处；一声招呼，一声乳名，她便立刻小鸟投林一样扑到你的身边，听你诉说那些生活的伤，给你抚慰和重新振作的力量。

旧是青砖蓝瓦老宅里，斑驳的门楣上，一滴飞溅的雨水花。旧是岁月宛转的长河里，发黄纸页上，一朵风干的玫瑰花。旧是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旧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从此萧郎是旧人。旧，说白了，是一种放下，更是一种与自己不眠不休的决绝。

旧是一匹颜色发黄的锦缎，虽然手感依然光滑依然花团锦簇，但少了些许烈火烹油的辉煌。旧是心上的一粒朱砂痣，念着念着就成了一滴蚊子血，时光不语，然则许多当时看不穿看不破的都会水滴石穿。旧是岁月深处一道不起眼的疤，虽然痛过哭过，时过境迁伤口早已痊愈结痂，那些让你饱受折磨的人事早已放下，但就是这些伤疤，让你成长让你成熟，最终在灰暗平淡的岁月里熠熠生辉，散发光华。

旧是一种豁达，我们总喜欢说来日方长，可人生并没有什么来日方长。学会珍惜，学会放下，学会与旧人和解，也会学会自己的欲望和解，去做值得的事、交值得的人，方不负短暂的光阴和仅此一次的生命。

慢时光



时光 苗青摄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慢，感觉时光是在慢慢流淌着，一

天又一天，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。

永远忘不了大奶奶在自家木门前晒着太阳，极其耐心地一针一线从酒盒子内外穿过、缝制果盘和提篮的场景，无比温馨，如同陈年的佳酿满含岁月芬芳。很会持家度日的大奶奶过日子精打细算，哪怕是一根火柴也能让它发出十根火柴发出的光。不知道何时起，大奶奶学会了用装酒的硬纸盒做果盘和提篮。她那时已上了年纪，腿脚都不利索，不能再下地干活，用硬纸盒做一些生活用品，是她用来向一大家子人表示她还活着没有老到没一点儿用处的方式。

阳光晴好的时候，大奶奶总是坐在有靠背的榆木椅子上，戴上老花镜，右手中指套

上顶针，用上有些粗糙但非常结实的棉线开始了劳作，针线在她手中仿佛游鱼一般欢腾。大奶奶做起活来丝毫不受外界干扰，聚精会神地生产出一个个果盘和提篮，成品就送给一大家子人使用，多了就送给周围的老街坊邻居。这些纯手工制作出来的果盘和提篮精巧细致、结实耐用。酒盒子外面的花纹装饰越美观，大奶奶做出来的成品就越好看。

受到馈赠的熟人和亲戚心里过意不去，就将自己家中干净的酒盒子都收集起来送给大奶奶，这样她的原料得到源源不断供应，从不会因为酒盒不足而发愁。有时候，街上的几家餐馆也将客人们喝完酒后的纸质酒盒子送到大奶奶处，大奶奶充分利用这些材料，织女一样不停地做着针线活。她在老家门口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缝制果盘和提篮的景象，是我记忆中最生动的画面。

有好多次，我们这些孙子孙女匆匆地到大奶奶的小院穿过，忙着和小伙伴玩耍，都不转头和她打招呼，甚至来不及回应她的关爱。大奶奶抬头望了会儿我们消失的身影，然后又继续着她手中的活计。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，原来大奶奶在日光下卖力做针线活的时光，真是一片岁月静好，一生不识字的她，却非常懂得如何将每天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和精致，那样的日子是没有半点浮夸和急躁的，和她一丝不苟做成的手擀面、一年四季总是干干净净的着装般雅致、美妙。

多想再回到慢时光，让我走到大奶奶跟前，好好欣赏一下她高超的针线活技艺。在慢时光里，为看一朵喜欢的花而放慢脚步，给自己的灵魂按按摩，留下几个小时的时间用来独处，也让心灵放个假，使灿烂明媚的阳光照进来，充满希望的明天便更加值得期待。

中原大讲堂·沙澧讲堂 讲座预告

在漯河这片土地上，历史人物层出不穷。据郾城、舞阳、临颖古县志记载，漯河涌现的清官、廉吏、豪杰、义士达300余人，贾山、丁鸿、许慎、范滂、陈寔、荀彧、荀攸、刘校、李振声、陈星聚等，都是漯河本土历史廉吏，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，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。大家熟知的成语“克己奉公”“防微杜渐”“干云蔽日”“梁上君子”“揽辔澄清”“不祭皋陶”等故事，至今仍流传于世。

你想了解他们的故事吗？2020年8月15日（周六）上午9点整，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“中原大讲堂·沙澧讲堂”，将在市区马路街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四楼举办，由漯河市博物馆副馆长赵永胜以《漯河历史上的廉吏》为题，为您讲述他们及他们的历史故事。全公益，全免费，欢迎参加。
 报名电话：13783065109
 报名微信：siying_289169909

生活余香

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

■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

早上晨曦初露，起床，洗脸，刷牙，一身轻便运动装备，打开房门，慢跑出门，开启一天新生活。

早餐后，洗刷碗筷，收拾屋子，拿出手机先打开“学习强国”，听着音乐，看着文章，了解国家大事，浏览世界风云，读几篇散文，写几句评论，答几道题，不知不觉，满手到分。然后信步走到书架前，抽出昨天读的那本书，坐在阳台上，手边放一杯清茶，眼前是满目青翠，翻几页书，写两行字，感觉累了就站起来，伸一下懒腰，拿起水壶，给阳台上的花草草喷洒水几滴甘露，看着花草迎风摇曳的姿态，我的心情也是大好。

夜幕降临，月色如水，树影婆娑，尘世间的所有喧嚣吵闹都趋于安静。忙碌了一天的我，凉水沃面，洗去一天的困倦，或半躺在床上，或俯身于桌前，拿起心爱的书，走进作者的灵魂深处，走进自己的精神家园。这个时候，书是我最好的伴侣。白天的喧嚣和浮躁都归于宁静，心如同这夜晚一样静谧，滚滚红尘、功名利禄、忧愁烦恼完全弃置脑后，身心完全进入书中的世界，与大师的思想碰撞，与作者的心灵契合。读《左传》，看东周列国金戈铁马，读《史记》，观秦末汉初风起云涌，读《唐音英华》，品诗中圣哲千古名篇，读

《宋词精选》，叹苏辛豪情成烟云……夜读，让自己头脑充盈；夜读，让自己心灵宁静；夜读，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充实而快乐！

有时候，我也会打开电脑，浏览名师博客，尤其是王君老师的博客，我几乎每天必读，她的“修炼一颗好的心”，她的“听王君聊课”，她的“王君作文教学笔记”，她的“班主任任论”等，都让我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名师。虽然，我只是一个乡村学校的普通老师，但出于内心深处对学生的爱，对语文的爱，对文学的爱，虽已中年的我仍渴望成长，渴望能够做些什么，而不仅仅满足于一支粉笔，两袖清风，三尺讲台，四季如一简单的生活。“活着就要影响世界。”我做不到，但，更好地影响学生，影响我身边的人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我不想浑浑噩噩度日，把宝贵的课余时间浪费，因为，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每个人都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但，大多数人总是在岁月的严寒相逼、时光的辗转流逝、生活的日渐消磨里，活成了自己不想甚至讨厌的样子。所以，我尤其崇拜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人，他们坚守本心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我想像他们那样坚守自我，不改初心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的这个暑假，每一天过得充实而快乐，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别样情怀

芝麻开门

■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

立秋那天，姐姐给我送来了新鲜的干芝麻叶，喜得我爱不释手地做了顿芝麻叶面条。

小时候，日子苦，芝麻叶要多藏，藏得少了受饥荒。芝麻叶，黑又长，两根面条半碗汤。严冬，下面条的随锅菜几近绝迹时，夏天备好的干芝麻叶、苋菜叶和霜打的红薯叶、榨好的萝卜缨等就鱼贯而出，闪亮登场，芝麻叶是其中最香的。母亲凭一片片芝麻叶，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冬天。

去年，我开了片儿荒地，种了白芝麻、黑芝麻。芝麻结顶了，家里的淘气孩子掰了芝麻蒴，抠开蒴瓣，就往嘴里倒七八成熟的芝麻籽儿。根据母亲的经验，我和爱人知道，该打芝麻叶了。

打芝麻叶，要拣时候。芝麻叶打早了，影响产量；打晚了，一枯黄，不中吃。立秋前后，芝麻过了盛花期，又打了顶，顶满了杆，产量已定，芝麻叶可以打了。一早，穿戴围裙或旧衣服，防止沾身上芝麻叶油，到芝麻地里，找好壮实的芝麻株，挑中上部嫩绿油亮的好叶子打。打一把鲜芝麻叶，淘净，开水泡茶，消暑解渴。要晒的芝麻叶不能捂，要尽早摊开晾晒，准备榨。

晒芝麻叶，也讲究，要在黄泥土地面上晒。母亲说，沾土的芝麻叶接了地气，吃着不苦。艳阳下，我挑一片儿干净平坦的泥土地面，该晒哪好的芝麻叶了。芝麻叶热劲儿一下，我一把一把拢起芝麻叶，一绺绺斜抖，摊开，平铺于地上。爱人是摊芝麻叶的好手，她拿放芝麻叶轻快利落，芝麻叶放得疏密有致。晒芝麻叶的黄土地上画了框，几棵车前子，蓬草轻插，芝麻叶墨绿一片。这色彩、线条，简直就是一幅抽象画。日光西斜，芝麻叶晾凉了，干燥了，收缩了，几乎成了黑褐色，轻捏几片儿，一捻，焦酥成末，芝麻叶晒好了！我们将其密封好，存放于干燥阴凉的地方。

芝麻叶吃法多。吃干芝麻叶，要提前泡，反复淘；芝麻叶绵软了，捞出沥干，凉拌做菜、烙饼、包包子、做芝麻叶面条儿等。开门七件事——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芝麻香油、芝麻酱、芝麻秆占其中三件。芝麻酱可拌生菜、粉丝、豆腐、鸡丝、热干面等。芝麻香油被称为“永葆青春的营养源”，从前缺医药，万一有谁磕磕碰碰、轻度烧伤烫伤时，母亲就蘸了香油，抹创面上，免感染，愈合快。用土锅台或铁灶膛，地火烧饭，芝麻秆是烧地火的好柴火。拿芝麻根煎汤洗，消炎、止痒，治荨麻疹和痒痒症。芝麻开门，万事不愁。母亲说，芝麻从根到叶都是香的，我像昨天刚听到似的，其实已几十年了。